

春節文娛演唱材料

技術革命百花开

(七場新歌剧)

湖北省實驗歌剧团梅少山、張敬安編劇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壹玖伍捌年 拾貳月 念 日

人物：

- 張志高——32岁，区委書記。
王大雷——34岁，乡长、乡总支副書記。
林玉春——30岁，社支部書記，大雷的妻子。
汪 灝——24岁，水利工作員。
刘永乐——50岁，富有創造性的老农民。
刘二孀——50岁，永乐妻。
刘洪海——20岁，农业社团支書。
李酉經——60岁，社員，外号“扭筋藤”。
李瑞英——18岁，酉經的女儿。
孙炳坤——32岁，生产队长。
孙大嫂——30岁，炳坤的妻子。
陈忠文——22岁，民校教員。
群 众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。

第 一 場

時間：一九五七年初冬。

地点：湖北某山区。

景：山区村庄的一角，晴空万里，暖阳如春，远处山峰迭迭，峡谷隐隐，山腰飘着白云；近野豆花点点，满畈麦苗初青。两间石砌瓦房，分立斜对着門，中間有棵秃树，树下青石作凳，凳側有条小道，道旁翠竹成林。

〔幕启：場上空无人影，田間傳來歌声：〕

东岭对着西山坡，
坡上岭下齐唱歌，
唱得太阳笑紅臉，
越唱心里越快活，
前年唱的合作化，
去年又唱增产多，
今年再唱大跃进，
唱动天地口不渴！

〔歌声在山谷中蕩漾，发出悠然的回响，村內响起了清脆的散工的鐘声。〕

李瑞英：（提着竹籃愉快地上，唱）

午时太阳正当頂，
散工的鐘儿响連声，
灣內家家炊烟起，
畈里歌儿歇了音，
我在塘边洗完菜，
手挽竹籃回家門。（走到自己門前，沒有进去，

放下竹籃，站在樹下，向遠處眺望)

崇山峻嶺連白云，

山下路上人成群，

山高路長人雖多，

瑞英只望一個人，

東坡望到西坡下，

不見洪海轉回村。(自言自語地)

怎麼？洪海還沒有回來呢？

[瑞英正在向遠處張望，二嬸拿着針綫，邊穿邊上。

劉二嬸：(見瑞英的神態，知道她在望誰)瑞英！

[李瑞英還在聚精會神地向遠處里張望，因此就沒有發現

二嬸，也沒有聽到有人在叫她。

劉二嬸：瑞英！瑞英！

李瑞英：(感到突然)啊……二嬸。

劉二嬸：(明知故問)佢呢，你站在这里呆呆地望乜事呀？

李瑞英：我……我沒望什麼呀！

劉二嬸：那……那你替我望望，看我海佢回來沒有？

李瑞英：他沒有回來。

劉二嬸：死丫頭！你望都沒望，怎麼就曉得他沒有回來呢？

李瑞英：我……(羞澀地一笑，欲進房去)

劉二嬸：瑞英，來幫二嬸把綫穿上。

[瑞英忙替二嬸穿好針綫。

劉二嬸：年青的佢們，真是眼尖手快，我穿了半頓飯的工

夫，也沒穿上哩。唉，老了，不中用啦！

李瑞英：二嬸，快吃午飯了，你還做針綫活嗎？

劉二嬸：不趕着做不行呀，他爹倆說馬上要用哩。（唱）

他爹倆，對我言：

社里要把水庫建，

開工日期已不遠，

要我做對布墊肩，

等到將來挑土時，

免得磨破新衣衫。

我年老眼花穿不上綫，

這墊肩，

不知要做到哪一年？

李瑞英：二嬸，你不嫌我粗針大綫，墊肩，我幫你做一個。

劉二嬸：真的呀？那太好了。給，這是海伢的墊肩，你拿

做吧！啊不，要是你爹知道了咧？

李瑞英：我不會讓爹知道的。二嬸，我做得不好您可莫怪呵！

劉二嬸：我怪什麼，只要你海哥說好就行哪！

李瑞英：二嬸，您……（害羞地跑進屋去）

劉二嬸：（甜蜜地笑了）瑞英這個伢，真是逗人疼吓！（唱）

瑞英好比一朵花，

前村後灣人人夸，

心靈手巧人品好，

會做針綫活，又會種莊稼，

娶上这样的儿媳妇，

梦里也会笑哈哈。

其实呀，要不是瑞英他爹，那个“扭筋藤”，我海伢早就跟瑞英成亲了，说不定我还抱上了孙子哩！……嗯，瑞英迟早会成为我家的人，缓两年抱孙子，这也不迟呀！

〔二嬷愈想愈甜，抱柴下厨。一群小伙子散工回家，相互地嬉闹打趣上，洪海与群乙正滔滔不绝地争论着什么。

刘洪海：（大声地）这样，你莫拉蛮，我们凭大家说。

群 乙：好，就凭大家说吧，我先说，我先说。

刘洪海：让我先说，我说，我说！

孙大嫂：哎哟，天哪！忙了大半天，刚坐下来歇会，你们又吵吵闹闹地不饶人哪！遣远点去嚼舌头，莫在这里吵。

群 丙：咦？！大嫂到底是生产队长的老婆，你们听这口气，真像个二队长！

〔众哄笑，有的故意叫喊：“二队长”，“二队长”！瑞英闻声上。

孙大嫂：看我来撕你的嘴！（赶打群丙）

群 乙：（仿大嫂神态）哎哟，天哪！刚歇会你们又吵吵闹闹不饶人哪！

〔众又哄然大笑……

群 丁：洪海，你们到底是为么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？

刘洪海：么事？他打击我們的干劲，給社里生产跃进潑冷水。

群 乙：呃……路是弯的，理是直的，莫开帽子鋪，說理嘛。（唱）

我們社，在高山，
四面八方岭連天，
一亩田象八卦陣，
东一块来西一片。
尽是坡地冲田少，
土色坏得不能談，
十天无雨就受旱，
半月連阴又被淹，
要想实现千百万，
我看还要等几年。

孙大嫂：嗯，你話說得对。社里的跃进計劃是訂得爱人呀！不过，就怕是井底的月亮，鏡子里的花，只能看，摸不着！

李瑞英：大嫂，你这么說，又有什么根据呢？

孙大嫂：今年的增产計劃，不是訂得蛮好嗎？結果呢，春天防澇，夏天抗旱，秋收一算……

群 乙：“黃瓜打鑼”，去了一半！

群 众：“那是碰上了大旱灾！”“那是因為我們这里水源太少！”“你們怎么尽朝黑处看哪？”

刘洪海：社里马上就要动工修水库，只要水库修好了，跃进计划就一定能够兑现！

孙大嫂：兑现？哼！（唱）

狮子山，尖又尖，
光秃秃的穷山巅，
不长树木不长草，
石头多来少水源，
就算修起大水库，
没有水源也枉然，
乌鸦擦粉还是黑，
荒山窝里难改变。
难怪别人编歌唱：
有女不嫁狮子山。

群 甲：要是水库修好了，水源也找到了，你那“有女莫嫁狮子山”的歌，就要改口了。

孙大嫂：修成了再改。修不成，莫说外面的姑娘不会来，我看山上的姑娘也保不住。

李瑞英：不会，我们社里的姑娘，都想把山区变个样子，谁也不愿意嫁到别处去。

孙大嫂：瑞英，你心里是有了他（指洪海）才这么说吧？啊？

〔众哄笑，瑞英追打大嫂，炳坤上。〕

孙炳坤：你们还没回去吃午饭呀？等一会下饭，又是七零八落的。（对嫂）你怎么也在这里打打闹闹，还不回去

做飯!

〔孙大嫂下。〕

群 丙：“一行服一行，扁担服籬筐”！正队长一来“二队长”就“快”了。

群 众：哈哈……

〔众哄笑，分途而下。瑞英，洪海正想说什么，二婶幕内喊：“海伢，去找你爹回来吃饭，快去！”〕

刘洪海：啊，我就去。

〔洪海和瑞英互相望望，窃窃私语。〕

李西经：（气呼呼地提着挖锄上）……他俩私语，进退两难，故意地咳嗽一声）咳！

〔三人都很尴尬，洪海跑下。〕

李瑞英：爹，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？

李西经：嗯。天不早了，还不做饭去。

〔瑞英下，西经刚准备修理挖锄，发现一群鸡在吃他家的阴米。〕

李西经：（生气地）呸！呸！这群瘟鸡，把阴米都吃完了！老子……（追打着鸡，不小心跌倒）

刘二婶：（上）李大伯，怎么？我们的鸡吃了你的阴米是喂？

李西经：那还用问？这样养鸡光吃人家的粮食，我喂一千只也不嫌多！

刘二婶：大伯，你莫怪。

李西经：阴米快吃完了，尽说莫怪有什么用？！

刘二孀：大伯。（唱）

只怪我养雞沒有管好，
不該讓它到处跑，
吃了阴米我照賠，
还請大伯莫心焦。

李西經：（唱）賠阴米，我不要，
我也不敢发牢騷，
只要別人少欺我，
就算我，
望着南山把香燒。

刘二孀：賠礼不行，賠米不要，那怎么办呢？

李西經：人善被人欺，馬善被人騎，只怪我人老实，好欺負，吃点悶亏算了！

刘二孀：大伯，我們是多年的老邻居，你說这些带刺的話，真叫人难受呀！

李西經：呸，这么說，我的原告还搞成了被告咧？好，以后你家的雞吃到我谷仓里去了，我也装哑巴，这該可以吧？

刘二孀：大伯，你……你真是……

李西經：我么样？我是“扭筋藤”是唄？！这不比評工分，評口粮，由你們說我心眼窄，私心重，好扭筋！走，我們找党支書評理去！

〔西經吵吵嚷嚷。大雷、玉春、永乐、洪海、瑞英上，分

別劝阻二嬸、酉經。

林玉春：大伯、二嬸，有話好說，不要吵了。

李酉經：好，黨支書，鄉長都來了，就請你們評理！

劉二嬸：有理你就說吧。

劉永樂：搞得這熱鬧，到底為了什么事啊？

李酉經：你們劉家太欺負人啦！放雞吃了我的陰米，還不准人說話。

王大雷：大伯，吃了多少？

李酉經：吃了……很多……很多，不信你們看。

李瑞英：爹，這陰米還沒動嘛。

李酉經：你少多嘴，別人不會說你是啞巴。

林玉春：大伯，二嬸，都是老鄰居，莫為芝麻小事吵得不和睦。

王大雷：對！莫吵了。劉二叔，你去把我們今天勘測的地形畫出來，等張書記來了好給他看看。

劉永樂：好吧。（下）

劉二嬸：（對王大雷和林玉春）你們夫婦就在我家吃午飯吧。

李瑞英：就在我家吃。

林玉春：二嬸，改天再來打擾您吧。

劉二嬸：那……我就不強留你們了。（下）

〔劉洪海下。〕

王大雷：（對玉春）你走累了吧？

林玉春：不累。瑞英，走，我幫你做飯去。

〔玉春、瑞英同下。〕

李酉經：乡长，你請坐。瑞英，把茶提来。

〔大雷剛剛坐下，椅子垮了，摔在地上。瑞英上。〕

王大雷：大伯，你这椅子是灯草做的呀？

李瑞英：这椅子比我的年龄还大，可是我爹，就是舍不得做两把新的。

王大雷：你家去年不是买了一些新木料嗎？怎么不做呢？

李瑞英：那呀？那是我爹的棺材材料，莫說拿去做椅子，連碰一下我爹都要罵三天哩。

李酉經：看你這張嘴，就是嘀嘀咕咕地，去！

〔瑞英撒嬌地跑下。〕

王大雷：大伯，好日子才开头，你怎么就准备死的事情呀？

李酉經：說起这棺材材料，这可是我十几年的心愿呀！（唱）

苦窩里生来苦窩里长，
想起过去泪汪汪，
瑞英她娘把命丧，
沒有棺材好惨伤！
东扯債，西借粮，
才把他埋在南坪崗。
从此我背上了高利貸，
十年才把賬还光。
眼前虽然生活好，
这件事情終难忘，

去年买好了棺材料，
我的心里才不慌，
这叫做，
闲时办来急时用，
免将来，
事到临头又着慌。

王大雷：（唱）过去的年月黄连苦，

如今的日子甜如糖，
自从建立了农业社，
生活更是有保障。
眼前又闹大跃进，
一年更比一年强，
依我看，
大伯的身体还健旺，
又何必，
做好棺材等人装。

李西经：乡长，莫说我卖老，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，我看你也会象我这样办棺材呀！

王大雷：哈哈，大伯，你怎么不想过社会主义的好日子呀？

李西经：人往高处走，鸟向亮处飞，谁不想过更好的日子呀！象我这把年纪的人，等这山窝窝里生活变得更好了，我的骨头恐怕早就打得鼓响了哇！

王大雷：不，大伯，今年把水庫修好了，明年的生活，就会大变样哪！

李酉經：水利那年沒修呀？这山窩窩沒有水源，光靠雨水灌几口塘，遇上一月半月的旱天，蓄的那点水，还不够虾蟆喝呢！

王大雷：大伯，今年的水利計劃，可比去年不同啊，今年要修大水庫，你知道嗎？

李酉經：听說過，可是哪里有水源呢？你們常說人多力量大，这話用在別地有效，可是总不能抓块石头打破天，叫天河的水来灌水庫吧！

王大雷：老話說靠天不如挖地，我們不能打破天河，我們能在地下找到水源。

李酉經：这周圍不是山就是岭，不是岩就是崗，找石头倒多，找水源就不容易呀！

王大雷：是不容易，但我們已經找到水源了。

李酉經：（惊喜）找到了！在哪？快說給我听听，在哪？在哪？

王大雷：还没有最后确定，要等区委書記来了再商量商量。

李酉經：沒有水源莫說区委来，就是县委省委来了也还是没有水源。

〔幕內傳來喊声：“老王！老王！”〕

〔張志高挑着篋箕、挖鋤、行李上。〕

王大雷：啊！是老張呀！

張志高：呔，你这个家伙，躲在这里害我四处找你！

〔玉春、瑞英聞声而出，同时又有几个群众四处走来。

群众：（热情地）“張書記，張書記！”“剛到嗎？”“吃過飯了嗎？”“走，到我家去。到我家去！”

張志高：呃，慢点，莫扯啊！飯還沒吃到嘴，骨头都給你們拉散架了。

〔众哄笑。

汪 灝：（很累地赶上，对志高）你这位同志吓，走得太快了，害得我赶得直喘气。

群众：你們是来檢查冬耕情况的是唄？

王大雷：老張是来給我們一起修水利的。你沒看見，連家伙都带来了。这行李？……

張志高：行李是这位同志的，他不熟識路，是我半路上遇見引来的。我来介紹，这是县里派来的水利工作員，他姓……

汪 灝：我叫汪灝。請問区里的張書記是在这里嗎？

群众：張書記？

汪 灝：是呀。这是介紹信，請你們引我去見張書記吧。

群众：哈哈……这不就是張書記嗎？他是和你一起来的嘛，哈哈……

汪 灝：（吃惊，慚愧地）你！……你是張書記？……帮我背行李，这……太不象話了。

〔二嬾、永乐、洪海上，西經退下。

刘二嬸：老張，你來啦，進屋坐坐。
刘永樂：

張志高：我就去，你先把汪同志安置一下，汪同志，你快去休息吧。（幫汪拿行李）

汪 灝：不，不，再讓你拿，那……那太不象話了。

刘洪海：讓我来拿吧。

〔洪海搶過行李，引汪進屋去了。又有几个人由 四 处 拥 来。

張志高：乡亲们，現在到处都在鬧大跃进，你們社里怎么样呀？

群 众：我們干劲很大，干劲十足，干劲冲天！

張志高：对，應該这样，真有勁把天冲破了也不要紧，要是玉皇大帝发脾气，有我負責去交涉。

群 众：哈……

張志高：玉春同志你談談乡亲们对兴修水利有些 什么 反映？

林玉春：好，我来談談。（唱）

听說要把水庫建、

人人的干劲冲破天，

这个說要移山搬岭修塘堰，

那个說要劈崗掀岩找水源，

跃进計划定实现，

保証山区，赶上平原！

群 众：(合唱)

移山搬岭修塘堰，
劈岗掀岩找水源，
众人齐心加劲干，
要把穷山窝变成米粮川！

王大雷：(唱)听说要把水利建，

个个社员都喜欢，
三队说：不分白天和夜晚，
一队说：要把雪天变晴天，
硬干，实干，苦干！
要学当年愚公移山！

群 众：(合唱)

不分白天和夜晚，
雪天变晴天，
要把荒山岭，
变成幸福园！

刘洪海：(唱)共青团，已劲员，

天大的困难我们担。

李瑞英：(唱)妇女们，争模范，

不带上红花不回弯！

群 众：(合唱)

我们的干劲排山倒海，
我们的信心比铁还坚，